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 第十三回 賀端陽陸書看龍船 慶生辰月香開壽宴

話說陸書因月香要看龍船，初四日已將各事辦齊。初五日清晨，拜過姑爹、姑母節，假說朋友家請賞午飯，趕到進玉樓來。蕭老媽媽子同著眾人總道過喜，上樓到了月香房裡。月香接著道喜，老媽獻茶、裝水煙。月香叫老媽剝了一盤粽子，又拿了一個五彩細磁碟，盛的是上白洋糖醃的玫瑰花膏，請陸書吃粽子。陸書吃了一個。月香用牙箸戳起一個粽子，蘸了些玫瑰花膏，銜了半個在口內，那半個粽子靠著陸書的臉送到陸書的口內。兩人正在鬧笑，只見賈銘、吳珍、袁猷、魏璧總進了房來，忙將粽子嚥下，彼此見禮道喜。月香邀請眾人吃了粽子，叫人開燈，讓吳珍吃煙。月香忙著梳妝打扮已畢。賈銘道：「我們到船上去，誠恐他們轎子來，不曉得上那只船呢。」大眾起身。月香請著蕭老媽媽子、翠雲、翠琴一同出了大門。到了碼頭，下了石坡，眾人登跳上船。看見那艘後有些庖人宰雞殺鴨，備辦筵席。

眾人坐在艙裡閒談，半晌工夫，只見鳳林、桂林、雙林、巧雲各乘小轎，到了碼頭歇下。三子同老媽媽在轎後。賈銘們四人忙忙上岸，各將相好的攬上船來。今日眾人總打扮得金翠輝煌，衣衫華麗。互相道喜入坐，吩咐船家開船。那船家趕著解纜掣跳，撐篙將船開出虹橋。到了小金山，大眾棄舟登岸，前後遊玩。但見榴紅似火，艾綠如旗。陸書、魏璧在跌博籃子上跌了許多水老鼠、黃煙兒帶回船上，吃酒賞午。用過午飯，那些大小游船紛紛來往，又聽得鑼鼓喧天，遠望旌旗蔽日，各色龍船在水上如飛而至。

有兩條龍船上有洋樓，旗傘總是簇新，龍船尾上掛的像生人子。那站龍頭的朋友穿著華麗衣服，腰裡掛著洋表、小刀、荷包、扇套、手帕等物，頭戴時式縷涼帽，足穿時式緞靴。年紀又輕，衣服又新，站得又穩，出色好看。

還有幾條龍船，旗傘雖不簇新，也還顏色鮮明。龍船尾上扣有一幅顏色布，扣著一根小紅木棍，上面坐著一個十一二歲小男孩，頭上紮了兩個小髻，大紅須子拖在兩旁。身上穿了一件銀紅興兒布小褂，玉色繡絲褲，赤足涼鞋。那站龍頭的朋友，有穿著二藍綠縷單袍，有穿著沉香繭單袍，有穿著蘇藍布單袍，還有穿件大褂係著帶子的。

還有一條龍船是五彩旗幟，紅色已經黑了，白色已經黃了，大約是在典當內贖出來的，玩了幾日，尚有徽州紋沒有舒開。

那艘後小孩，褲褲也是半新半舊。那站龍頭朋友，年紀約有二十多歲，歪戴著一頂紅縷涼篷，身穿銀紅興兒布襖，元（玄）色繡絲過身滾燈草邊相思核桃結小褂，加了一件半新舊二藍宮綢面白洋布裡夾背心。白興布褲。穿著銀紅興布膽玉色繡絲，穿了一雙舊松花綠洋縷面大紅綢機布裡夾套褲。那套褲上還有拆去寬滾條芙蓉帶的痕跡。白標布窄桶剝皮夾襪。天青緞茸八寶班尖薄底靸鞋。左手大拇指上戴了一個假翡翠斑指，手腕上戴了一隻綠磁鑲頭。右手拿了一柄棕竹骨黑油紙扇子，上面畫的《水滸》一百單八將。這少年人站在龍船頭上，手中扇子不住的扇著，看見來往游船上人，滿口招呼門標。

共是九條龍船。後面有一隻沒有篷子小船，上面擺了兩個蔑籠，內裡有十幾只活鴨。又有幾只大船，船頭上擺著一對黃紙糊的高蠶燈，上畫五彩龍，剪貼紅字，是敕封息浪侯送子什麼顏色龍。那艙內擺設香案花供，供奉太子神像。也有清音十番，也有六蘇，俗名馬上戲，在艙內吹吹打打，唱著大曲、西皮、二黃。這九條龍船在小金山至蓮花橋一帶划來划去，那些遊人的划船跟著龍船或來或往。

陸書們坐的大船，本是住在小金山東山尖地方。早有一條龍船上站頭的朋友，看見他們的大船停泊這裡，知道月香身上開苞，好客現在艙裡，趕忙叫划頭槳的捺了兩槳，將龍船靠近陸書們大船，招呼過賈銘們眾人，敲起弔筒的鑼鼓。船後那小孩在那小紅木棍上吊艙，玩的什麼紅孩拜觀音，鯉魚三跌子，張飛賣肉……各樣花色總玩過了。袁猷們將錢封把與他們。隨後凡有弔艙小孩的龍船，總靠著他們大船。

弔過艙，那只鴨子船也就划近大船，跳上兩個人來，站在他們的船頭，望著船裡招呼過眾人，向著月香道：「月相公，特地為你送標的。」就將鴨子船內兩個蔑籠提上大船，擺在船頭。那九條龍船總敲起搶標鑼鼓，在他們大船前划來划去。那些游船聽見這裡撩標，總紛紛趕來，團團〔圍〕繞。

那站在陸書們船頭上兩個人，見有只青龍划近大船，就將蔑籠內鴨子抓了一隻，往河裡一撩。那青龍船上早有一個划船的朋友，精赤著身體，只穿了一條褲頭兒，發辮繞了一個鹹菜把子，蹬在龍頭上。見鴨子一撩，他就跳下去，將鴨子搶起，復跳上龍船，這條龍船就划了過去。後面那條綠龍又划了上來。

那船頭兩人，又抓了一隻鴨子撩下河去。那綠龍船頭上的也就跳下河去，將鴨子搶起，將船划了過去。後面是紫金龍、老烏龍、銀紅龍、玉色龍、黃龍、白龍、五色龍，魚貫而來。那撩鴨子的人，也有將鴨子撩在河內，也有將鴨子撩在那搶的人手內，才往河內一跳，冒起來的。九條龍船來來往往，每船搶過兩隻鴨子，那兩個人仍將蔑籠拎下小船。吳珍們向著那兩人道：

「我們明早在教場冷園會罷。」那兩人答應，拱一拱手，跳上小船，開到別處門標。那龍船總划到蓮花橋一帶去了，那些游船也就紛紛散開。袁猷吩咐船家將大船閒放，也就跟著龍船觀看人景。

今日是端陽佳節，揚州風俗，八蠻聚齊，兩岸遊人男男女女，有攬著男孩，有肩著女孩。那些村莊婦女，頭上帶著菖蒲、海艾、石榴花、蕎麥吊掛。打的黑蠟，搽的鉛粉，在那河岸上鞞著一雙紅布滾紅葉拔倩五採花新青布鞋子亂跑，呼嫂喚姑，推姐拉妹，又被太陽曬的黑汗直流。還有些醉漢吃得酒氣熏熏，在那些婦女叢中亂擠亂碰。各種小本生意人趁市買賣，熱鬧非常。時人有《端陽看龍舟》五言律詩道：

序屆端陽節，龍舟五色鮮。
稜旗光蔽日，鑼鼓響喧天。
弔屈傳今古，奪標龍後先。
頑童真壯膽，水上打鞞鞭。

陸書們大船跟著龍船，在蓮花橋那裡又看了別的游船上撩了兩趟標；又看見有人蹬在龍船頭上，一個筋斗跳下河去，多遠才冒了上來，名曰跳水頭，比搶鴨子還熱鬧。到了太陽將落時分，龍船紛紛划回。陸書們在船上吃了晚酒，將船放回到天凝門碼頭，早有接鳳林們的小轎在那裡等候。鳳林四人向陸書、月香道了謝，要賈銘們四人送他們回去。吳珍道：「你們先回去了罷，我們送陸兄弟回去，回來一齊都來就是了。」鳳林們各同相好的附耳，不知說些什麼，方才各上小轎進城去了。

陸書挽著月香，邀請眾人棄舟登岸，回至進玉樓。月香進房，忙喊老媽開燈。吳珍吃了一口煙，向陸書道：「兄弟，你把我的六塊錢船〔錢〕，另外汰化伙計作六塊錢，把與我們去開發，省得他們到這裡增多較少。你另外秤二十四兩銀子，讓我同袁兄弟明早到冷園開發龍船上人，你兄弟不必露面，仍在方來茶館等我兩人。你若露了面，他們不知要多少呢。」陸書千歡萬喜，將銀子照數秤了，並洋錢總交與吳珍，道：「諸事拜托二位哥哥，小弟同賈大哥、魏兄弟明早還在方來等候。」吳珍將銀子、洋錢收起。

正欲告辭，只見翠雲、翠琴換了家常衣服，到了房裡，向陸書道了謝，又道：「姐夫今日破費大了。還有一件事，我們不能不告訴你，初十日是月姐姐生日。」賈銘道：「虧你兩人告訴，不然我們如何曉得？我們四人公送一班雜耍：八角鼓、隔壁像聲、冰盤球棒，大小戲法、扇子戲，熱鬧一天。」陸書道：「他的小生日，何能又破費兄弟們？」賈銘道：「好兄弟，不必說這些套話。」陸書不便再辭，遂將蕭老媽媽請上樓來向他說道：「初十日是月相公生日，你代我喊廚子中上下面，辦冷葷小菜碟四個，小碗紅白鹵。晚間備幾桌酒席，連他們男女班子總要款待，又要精緻，又要豐盛。」蕭老媽媽子答應下樓去了。

賈銘們辭別陸書，進城回到強大家內。鳳林們先在船上曾向他們說明，將別的客辭去，因此他們來了就各奔相好的房裡坐下。

會吃煙的吃煙，不會吃煙的吃茶，談談笑笑，收拾睡覺。

歡娛夜短，早已天明。吳珍大早起來，將袁猷喊起，洗漱畢，離了強大家，先到熟錢店換了幾兩銀子，寫了十多張八折九扣票子，同到冷園茶館裡面。只見有十多桌總是玩龍船的朋友，見他二人總立起身來，舉手相呼。吳珍、袁猷看見總是府縣門首朋友，以及武職營兵、文武秀才、十二門大小把勢，彼此招呼過，另在一個堂裡坐下泡茶。那昨日撩鴨子兩個朋友走近吳珍、袁猷席上坐下，端起茶碗，在二人面前斟了。吳珍忙喊泡茶。那兩人道：「前面有茶，不用再泡。」吳珍遂先拿出兩張票子遞與二人道：「你兄弟兩人買個飲食吃吃。」二人接過，趕忙收起。吳珍又拿出十張票子道：「九條龍船同鴨子船，拜托二兄開發罷。」那兩人道：「二位哥哥，太菲了些，我兄弟兩人做不來。」袁猷又添了兩張票子道：「推分些罷。」二人方才拿去。吳珍把了兩碗茶錢，才出了茶館，有兩三個有頭臉的把勢閃出來，向他二人道：「這麼一個鴉苗落在你們手內，把勢錢沒有分過家，我弟兄們要沾你弟兄光呢。」吳珍不好回卻，每人把了一張票子，他們復進茶館去了。吳珍、袁猷同去將玩雜耍的約定日期，說了路腳，方才同到方來茶館。

見賈銘、陸書、魏璧俱已到了，見禮入席。吳珍向陸書道：

「大虧賢弟未曾同去，他們將你當個大財主，不曉得胡打亂說要多少銀子。我同袁兄弟再四推情，才開發清了。」陸書道了謝。眾人各用早點。陸書又拉到進玉樓，吃了午飯方散。

次日，陸書到姑母家取銀子，午後到了進玉樓。上得樓來，見月香房門簾放著，又聽得房內笑語聲。陸書疑是房內有別的客，不好揭門簾進去。那老媽見陸書站在房門首，便說道：「陸老爺，房裡沒人，儘管進去。」陸書揭起門簾進內，看見月香坐在牀邊，面泛桃花，兩顴通紅。牀面前斜了一張椅子，坐了一個年約二十餘歲的男子，雪白淨紅面皮，烏油油一條大辮子有二兩多，辮線拖在背後。身穿漂白綢機小褂，元（玄）色縑絲褲，束著一條銀紅興布二十四個頭玉色絲縑。魚白布襪，元（玄）緞襪帶，元鑲元薄底鑲鞋。坐在那裡，代月香捏腿。

陸書進房，兩人總未看見。那老媽跟著陸書進房，喊了一聲，「陸老爺來了。」月香忙望那少年將眼一擠道：「不捏了。」那少年人趕忙立起，在桌上將刀包拿著，匆匆去了。老媽趕忙將牀前那張椅子端在原處，獻茶、裝煙。陸書向月香道：「你才十幾歲，就要捶腿，將來上了年紀怎樣呢？」月香道：「我喊他刮臉，因身子困倦，叫他捶捶，那個時常捶呢？」陸書不便再說，仍在那裡迷戀，幾日皆未回去。

初十日清晨，月香梳洗畢，週身換了陸書送的生日禮新衣裙。蕭老媽媽子並底下人各送酒、燭、桃、面。陸書總收下，把了銀子算回禮。房裡點了一對大蠟燭，一張長壽燭。月香下樓，在家神灶前焚香點燭，禮拜過了，又與蕭老媽媽子、翠雲二人拜過壽，上樓與陸書見禮。正在鬧笑，翠琴也來拜壽。

眾底下人上樓道喜。隨後賈銘、吳珍、袁猷、魏璧陸續來到。

挑雜耍擔子人，將擔子送到樓上。鳳林、桂林、雙林、巧雲各乘小轎進玉樓門首下轎。上樓拜過壽，擺下點心，眾人用畢。

月香向鳳林四人道：「小生日，又破費四位姐姐。」鳳林們道：「些微薄禮，何必掛齒。」

正在閒談，只見那玩雜耍的八九人總帶著紅纓涼篷，穿著袍套上樓道喜。吳珍問他們吃什麼點心，那些人道：「在下買賣街抱山茶館吃過。」要了四百錢去會茶錢。就在樓上中一間，將一張方桌移放中央，鋪了紅氈。有兩個玩雜耍人，捧了一個小漆茶盤，上蓋綢袱，放在紅氈上。那個人站近方桌，說了幾句慶壽吉利話，將細袱揭起，裡面蓋的是個坎著的細磁茶碗。

那人用二指捻著碗底，提起又放在茶盤內，將左右手交代過了，將茶碗提起，裡面是一個金頂子。又將茶碗將金頂蓋起，又說了幾句閒話，將茶碗提起，那金頂又變了一個車渠頂子。復將茶碗一蓋，又復提起，那車渠頂變了一個水晶頂。仍用茶碗蓋起，那水晶頂又變了一個藍頂子。又用茶碗蓋起，又變了一個大紅頂子。說道：「這叫做步步高升。」又將大紅頂用茶碗蓋起，又說了許多話，將茶碗提起，那大紅頂變做一顆黃金印，說道：「這叫做六國封贈，將軍掛印。」將茶碗仍用細袱蓋起，收了過去。站在旁邊那人走至中間，又玩了一回仙人摘豆，又是什麼張公接帶。玩畢，將方桌抬過半邊。

又換了兩個人上來，手裡拿著一條紅氈站在中間，兩人鬥了許多趣話。那一人將兩手、兩腿、胸前、臀後拍著，交代過了。那人將紅氈遞了過來。翻來覆去，將紅氈又交代過了，望左邊肩上一披，往樓板一鋪，中間撮高了起來，又說是吹氣了，畫符了。將紅氈一揭，裡面是一大盤壽桃饅首，一大盤花糕，代壽星上壽。陸書代月香賞了兩塊洋錢。那兩人復將紅氈拿起，重新交代一番，望下一鋪，又變出一大碗水，裡面還有兩條活金魚。眾人喝采。那兩人退下。

換了三個人上來，將桌子擺在中間。有一個人拿著一擔大鼓弦子坐在中間；那一人拿著一面八角鼓站在左首；那一人抄著手站在右邊。那坐著的念了幾句開場白，說了幾句吉祥話，彈起大鼓弦子。左邊那人敲動人角鼓。那坐著的唱著京腔，夾著許多笑話。那右首的人說閒話打岔，被坐著的人在頭項裡打了多少手掌，引得眾人呵呵大笑。這叫做鬥纏兒，揚州不行，北京城裡王公大臣宴客總少不了的。三人說唱了一回，退下。

又換了一個人，手拿一柄紙扇，先學了些各色鶻鳥聲音並豬、鴨、狸貓、雞鳴、犬吠，又學推小車、大〔車〕、牛車、騾車，輕重、上下各種聲音。然後掛起一頂小綢帳，那人走進帳子裡面。眾人先聽得兩個狸貓趕著叫春。有一個七八十歲老婦人咳嗽，喊了聲「媳婦！」有個泰州口音青年婦人自言自語道：「我家大爺出去了，幾天未曾回來，也不知是戀嫖，還是戀賭，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裡。這好春天叫我孤眠獨宿，如何睡得著覺？此刻軟哈哈的。你聽那不知趣的貓子儘管在這裡亂叫，越加叫得人不知如何是好。」

又聽得那老婦人掙著喉音喊道：「媳婦，快些來呀！」那青年婦人道：「老媽媽子又在後面叫魂了。來了，來了，太太喊我做甚的？」那老婦人道：「媳婦，我想睡睡中覺，睡也睡不著。渾身疼痛，喊你到後面來代我捶捶。」那青年婦人道：「你坐好了，我代你捶。」又聽得捶背響聲。老婦人道：「上些。」青年婦人道：「就上些。」那捶背聲或上或下。老婦人道：「媳婦，乖乖，你唱個小調兒我開開心。」青年婦人道：「青天白日唱小調兒，鄰居家聽見要笑呢。」老婦人道：「乖乖，你低些唱，那裡就被人聽見了。」青年婦人道：「唱得不好，你老人家莫要笑呀。」老婦人道：「好不好無非玩的，那個笑你。」青年婦人捶著背，唱了一個《南京調》，其詞曰：風月二字人人戀，不貪風月除是神仙。戀風月，朝歡暮樂情不厭；戀風月，千金買笑都情願。貪戀風月，比蜜還甜。怕只怕，風狂月缺心改變！怕只怕，風狂月缺心改變！

那青年婦人唱畢，老婦人道：「乖乖，你捶著唱著，就像拍板，真唱得好。我少年時候最喜唱個小調，如今唱不動了。」

你歇歇去罷，我到房裡躺躺去呢。」青年婦人道：「太太，你在後面房裡睡睡，我也到前面房裡躺一躺，弄下午你老人家吃。」

老婦人道：「乖乖，你去罷。」

青年婦人低言道：「老厭物睡覺去了，等我到門首耍子。」聽得拔栓開門響聲。青年婦人道：「我們這條街上冷清清，倒要出鬼了。你看那兩邊來的小和尚，背著盞齋飯簍兒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比我家大爺俊俏多呢。等他到我家打齋飯，讓我引誘引誘他，不知他可知趣呢。」

又聽得有個少年男子道：「大奶奶，

齋飯，阿彌陀佛！」青年婦人道：「小和尚，你師父因何不來？」少年男子道：「他的小腸氣發了，睡在寺裡，叫我來的。」青年婦人道：「小和尚，你跟我來。」少年男於答應了一聲，又聽得關門上栓聲音。少年男子道：「大奶奶，我收了齋飯就走，不用關門。」青年婦人道：「掩門的賊多得很呢，關起來謹慎些。小和尚，你將齋飯簍子放下來，同你說話。」少年男子道：「大奶奶，你把齋飯把與我，讓我早些回家去。倘遲了，師父要罵我呢。」青年婦人道：「今日早得很呢，齋飯簍兒就放在桌

上罷。我問你今年十幾歲了？」少年男子道：

「我今年十六歲了。」青年婦人道：「小和尚，你可曾定親呢？」少年男子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們出家人不曉得什麼定親不定親。」青年婦人道：「小和尚，跟我到房裡來，把齋飯與你。」少年男子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齋飯不放在廚房裡，為何放在房裡？不當人子花花的呀。大奶奶，你怎麼倒睡在牀上去了，齋飯在那裡呢？」青年婦人道：「哎喲，我肚裡痛得很！小和尚，你做點好事，來代我揉一揉。」少年男子道：「我是個出家人，怎能代你揉呢？」青年婦人道：「不妨事，你快些來。」少年男子道：「我不能代你揉。」又聽得那婦人將和尚抓住的聲音道：「乖乖，你快些來呀。」少年男子喊道：「哎喲歪！」那老婦人喊道：「前面是那個喊呀？」青年婦人道：「不相干，我在這裡同小貓子玩的。」少年男子道：「大奶奶，你讓我走罷。」青年婦人道：「你來得，還去不得呢！」少年男子道：「咳，你莫拉褲子！」青年婦人道：「我偏要拉。」聽得正在拉扯之時，忽聽得扣門聲音。少年男子道：「大奶奶，不好了，外面敲門呢！」青年婦人道：「莫噴聲，等我問是那一個。那個敲門呀？」聽得是個三十餘歲山西倚男子聲音道：「是咱，快些開門呀！」青年婦人慌道：「不好了，小和尚，我家當家的回來了！你快些躲在牀底下，莫要噴聲。」少年男子道：「我今日是那裡晦氣。不好了，碰了頭了！」青年婦人道：「快躲好了，莫噴聲呀。」

聽得連連扣門，倚男子喊道：「為什麼不來開門？咱拿腳踢了！」青年婦人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！偏偏有這種巧事，我坐在馬桶上站不起來。」聽得開門聲音。青年婦人道：「你回來了。」倚男子道：「回來了，快些把門關好了。」又聽得關門聲音。倚男子道：「齋飯簞子是那裡來的？因何放在咱家桌上？」青年婦人道：「是打齋飯的老和尚寄在這裡，他說有點事去，即刻就來拿了。」倚男子道：「咱看了兩夜十湖子牌，咱要睡覺了！」青年婦人道：「你到後面太太房裡去睡罷。」倚男子道：「咱自己的牀不睡，反到後面去睡做什麼？大娘，這牀幃動呀動的，是什麼東西在牀下動呀？」青年婦人道：「你睡你的，想必是貓子捉老鼠的。」倚男子道：「我倒不相信，等我揭起牀幃看是什麼呀？你是那個？還不滾出來呢！」少年男子道：「齋飯，阿彌陀佛！」倚男子道：「好好打齋飯，玩到人家牀下來了。打你這禿驢！」聽得拳打腳踢之聲。少年男子道：「施主老爺，冤枉呀！」

那老婦人喊道：「前面為甚事吵鬧？」倚男子道：「你只顧睡覺，家裡有了人了！」老婦人道：「那個要臨盆了？快些請穩婆去嘎！」倚男子道：「你莫瞎牽，你媳婦房裡捉住人了！」

老婦人道：「王樹仁到我家來做甚的？我家裡又不過生日、滿月，要他這唱隔壁戲的來做甚麼？」只見帳子一揭，那人將頭向外一伸，走了出來。原來這人就叫王樹仁，他自己打趣自己，引得眾人哄然大笑。這人將帳子收起。

此刻鍾打二下，陸書吩咐擺杯箸、面碟、醬油、醋、小碗，邀請眾人用酒、用面。那些玩雜耍的人酒面吃畢，又要了四百錢去洗澡。洗了回來，又玩冰盤球棒，軟硬工夫，又變了好幾套大小戲法。眾人用過下午點心，那唱隔壁戲的又唱了一套《調姨》。晚間，先擺酒席與玩雜耍的眾人先吃過了，後才擺酒款待眾人。賈銘們猜拳行令，那些玩雜耍的又變了許多燈彩戲法。還有一對玻璃高手照，裡面點著蠟燭。又變了一個大玻璃金魚缸並九大碗水。眾人連聲喝采，總賞了票子。又唱了幾出扇子戲，什麼壽星上壽、張仙送子、跳財神、跳魁星、打連相、打花鼓，唱到和尚燒肉香，眾人又賞了錢文錢票。扇子戲唱畢，陸書賞了他們八塊洋錢。那些人謝過，收拾雜耍擔子，挑著散去。